

契诃夫：旅行达人、社交高手、家族守护神

刘忆斯

今年7月15日，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契诃夫逝世120周年。契诃夫是中国读者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我一直都是短篇小说的爱好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契诃夫。

契诃夫在不同时代都备受中国读者喜爱，因此关于他的传记，国内翻译引进的不少，契诃夫作品中译本权威译者童道明也曾写过关于契诃夫的评传。近期有几本关于他的传记又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里我主要谈三本，分别是扎伊采夫的《契诃夫传》、格罗莫夫的《契诃夫传》，以及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

香槟与黑蛾：契诃夫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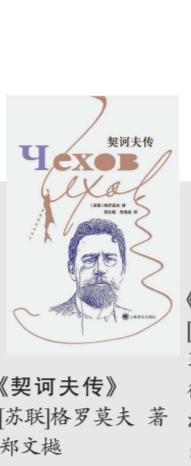
三本书中，前两本创作相对久远，都是前苏联时期的作品，也都是契诃夫传记的经典作品，它们对契诃夫的描述与评价直接影响了后来作者对契诃夫生平的看法。我这么说，是因为读这两本传记里的很多情节，都让我倍感亲切和熟悉。而写法和内容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来自英国传记作家雷菲尔德的作品，它虽没有扎伊采夫和格罗莫夫对同僚契诃夫的书写那么有激情有诗意，但作者显然更热衷走进契诃夫的生活，因此他笔下的契诃夫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感觉离我们更近。在写作时间上，雷菲尔德的书也离我们更近，但首版也是1997年的事了。不过作者20多年来一直像巴塞罗那人对圣家堂不停扩建一样孜孜不倦地修订和扩展自己这部作品，这也让本书越写越厚，导致如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有83万字的规模。彼浙江大学出版社翻译引进的这本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正是该书不断修订扩展的最新版本，里面采用了最新材料，凝聚了作者20多年的心血。

不同的传记虽然写的都是传主的人生，但蕴含的却是作者的主张与价值观，也因此，同一传主的人生，被不同传记作者写出了不同的样貌。换句话说，传记本应是书写他者的客观视角，最终却往往变成作者主观的表达。我读传记作品，喜欢挑传主主要的事件，看不同传记作者不同的叙述。生与死是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关于契诃夫家族的缘起以及他的出生，这三本传记所述出入不大，以此我主要对比的是契诃夫逝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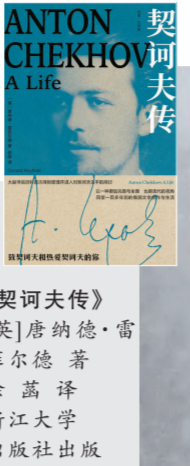
“我还记得半个世纪前在梅里霍沃



《契诃夫传》
[俄] 谢尔盖·扎伊采夫 著
刘溪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契诃夫传》
[苏联] 格罗莫夫 著
郑文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契诃夫传》
[英] 唐纳德·雷菲尔德 著
徐菡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莫斯科的文学圈子的聚会上，见到的那张可爱的脸庞，那闪烁着智慧的棕色眼睛……”扎伊采夫在契诃夫生前亲眼见过这位文学大师，因此他的《契诃夫传》冷静客观，以评为主，更关注传主心灵的成长以及作品的评析，他的书中对于契诃夫的逝世着墨最为简练：“7月的一个夜晚，拂晓前，他的心脏病发作。他意识到它来了。他按照医生的吩咐喝了一杯香槟酒，转过身去面对墙壁，低声对医生说：‘我要死了。’然后他便溘然长逝。”如此精简的笔法，只写人物行为与场景，一切给予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很像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写法。

再来看看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英国是全世界最喜欢写传记的国家，雷菲尔德的写法有着英国传记作者惯有的风格，即强调叙述的准确，不但万事皆有来处，还要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不断解读，及时释疑。他的书中对契诃夫逝世的描写，要比扎伊采夫详细多了，不但讲了当时的状况，连谁最后去请的医生都进行了说明，关于那杯契诃夫最终饮下的香槟酒，雷菲尔德着重解释：原来在俄罗斯，香槟是医生对即将去世之人赋予带有仪式感的象征。

关于契诃夫逝世，格罗莫夫的《契诃夫传》最有看头。也许是因为同为塔甘罗格老乡，格罗莫夫对契诃夫感情强烈，用词华丽，不吝赞美，且想象力丰富。还是拿契诃夫逝世一节来对读，格罗莫夫如此写道：契诃夫饮罢香槟后，屋内飞进一只“巨大的，像凤似的黑蛾”。而就在契诃夫离世前一刻，那瓶香槟酒的瓶塞

倏然迸出……无论是“痛苦地碰撞炽热的电灯，在屋里乱飞”的黑蛾，还是“发出一声可怕响声”的瓶塞，营造出一种逼真而有神秘气质的现场感，充满了让人止不住联想的颇具文学性的寓意。读这样的文字，会让人忽略这是一部传记，是一个人的死亡纪实，倒更像是在读虚构的小说故事。很显然，格罗莫夫彼时并不在契诃夫去世前的床前，他如何得知现场出现黑蛾闻人以及瓶塞迸出的情节我也不得而知，但我不同意这么写传记——过于像文学创作，有失真。但不同写作者对传主的情感和诉求各有不同，而且这写也更适合读者关于文豪去世前非凡景象的想象。

关于契诃夫的几个关键词

我读契诃夫的传记，最想了解他的人生，以及是什么际遇塑造了他，进而塑造了他的文学作品。通过对这几部传记的阅读，契诃夫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越来越清晰了，他给我的印象从原来纸面上冷峻的虬髯客，变得有趣、感性、可爱了起来。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契诃夫，我会说，他是一位旅行达人，一位社交高手，一位家族守护神（或曰“护家狂魔”）。

契诃夫喜欢旅行不是秘密，这体现在他花了八个月时间完成了著名的萨哈林之旅的壮举，并写出了他的非虚构代表作《萨哈林旅行记》，个人感觉，这本书也是一部深度调查的经典。其实，契诃夫相对短暂的一生（1860.1.29—1904.7.15）一刻

也不得安宁，但他去过很多地方，甚至包括中国香港。

契诃夫的关键词还有一个，就是“俄国病人”，因为家族遗传，他自小身体不好，青年时期就出现了咳嗽，加之后来在文学追求、社会责任以及家族负担三大因素下笔耕太勤，导致他在44岁人生壮年之际就早早逝世。

契诃夫情商很高，人缘好，从书中得知，早在他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是其故乡塔甘罗格文化人圈子的常客。此后，无论是莫斯科大学期间，还是后来完全进入文坛，他都有着超级朋友圈。契诃夫性格温和，举止儒雅，对他人充满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些都是他能在俄罗斯各种文人圈、艺术圈受人爱戴的原因，当然，也是他没办法从事医生这个有前途职业的原因。毫无疑问，契诃夫对于朋友是忠诚的，而对于家庭他更是视为信仰，他一生一直与父母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很多时候身边还有不止一个兄弟，此外，他还深陷叔伯姨媳组成的巨大的亲戚关系网中，这些成为他巨大的负担，他得疯狂写作，以换得维持契诃夫家族的经济资本，当然，亲人们也给予了契诃夫无与伦比的支持与陪伴。

契诃夫的时代及其留下的遗产

读上述这几本契诃夫的个人传记，虽然作者们都关注时代背景的描述，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因此，关于契诃夫所属的时代，乃

至俄罗斯的大历史也需要补齐。近期译林出版社的“方尖碑丛书”出版了《俄罗斯帝国史》，作者是俄裔法籍历史学家米歇尔·埃莱尔。埃莱尔是俄罗斯史和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此书有个副标题：“从留里克到尼古拉二世”，由此可知本书讲述的是俄罗斯上起留里克王朝、下至罗曼诺夫王朝的千年历史。也正是在这几千年里，俄罗斯由一个700平方公里的小国（相当于今日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

《俄罗斯帝国史》有大历史，也有历史人物的细节，比如书中就生动地复现出留里克的奠基、沙皇制度的形成、彼得大帝的改革、叶卡捷琳娜的执政等重大事件与古代生活的诸多方面。书中虽然没有提到契诃夫，但我读契诃夫传记的时候，以这本书19世纪中叶以后的章节作为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补充。有了大时代背景的映衬，个人传记里模糊的背景立刻就清晰了，传主与彼时世界，乃至与今时世界产生了奇妙的连接。

比如三本传记都讲到契诃夫祖上本是农奴（俄罗斯历史上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都依附于地主的农民），是他的祖父叶戈尔用30年辛苦攒下的875卢布为自己、妻子和三个儿子赎买了自由。然而，沙俄帝国的农奴为自己赎身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对《俄罗斯帝国史》的阅读，我们得知这起源于1803年《关于自由农》法令的颁布，而在1861年2月19日，也就是契诃夫刚满一岁，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农民解放宣言书》。

契诃夫的成长期处在俄罗斯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人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时代变革的塑造。他属于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婴儿潮”的一员，也是俄罗斯大学新规定受益的一代，契诃夫成长的同时，以新一代大学生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几本传记中都写了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的一段岁月，准确地说，契诃夫和他的家族正是因为读书、求学改变了命运。

俄罗斯流传着一种说法：19世纪20年代的人向往改革，三四十年代的人投身哲学，50年代的人投身文学出现了伟大人物，包括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等大师。到了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出生的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巨大能量和

影响的群体，他们依然心向改革，但有了前几十年哲学、文学的思想武装，人们的精神层面变得更为强大，也更有行动力，他们参与改革的制定与运作，用进步主义理论指导民众，希望俄罗斯能够位列世界发达国家。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契诃夫。

埃莱尔是喜欢用数字说话的。让我们来看一组关于19世纪中叶俄罗斯铁路里程的数字：1857年，也就是契诃夫出生三年前，俄罗斯全国的铁路里程数只有979俄里（1俄里约等于1.06公里），而23年后，刚满20岁的契诃夫首次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作品《致博学邻人书》，全俄的铁路里程数已经达到了2.1万俄里，而全俄电报网的铺设里程也超过了1万俄里。这些数字放眼当时整个世界，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达到这个标准。毫无疑问，这些客观条件，让喜欢旅行的契诃夫获益良多。也因此，我们今天读到《萨哈林旅行记》中《寄自西伯利亚》的部分，才明白契诃夫何以在旅行的同时，能够与世人分享这些信息。

契诃夫逝世120年了，他在今日世界依然有读者，有观众，有流量。人们铭记他、阅读他，不仅因为他是短篇小说大师，是最早深度调查的拓荒者，是现代戏剧的开创者，更是因为他的小说、纪实和戏剧作品中，沉淀了人类永恒的荒谬感、孤独感和宿命感。

我特别喜欢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万尼亚舅舅》，特别喜欢尾声处索尼娅的大段独白——“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将要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于，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就不会看见光灿灿的，满是鲜花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不会幸福了，我们就不会带着一副感动的笑容，来回忆今天的这些不幸了，我们就不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我这样相信……我们终于会休息下来的！”

亲爱的契诃夫先生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120年了，但我依然觉得他没有丝毫休息，因为他依然还在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人们欣慰着、鼓舞着、失望着、批判着、抚慰着、陪伴着……

于文史纂籀中剖解奇书的文化内核

——评《〈水浒传〉通识》

邹佳茹



《〈水浒传〉通识》
吴兆路 高红豪 著
中华书局出版



鲁智深救林冲 陈缘都 绘

《水浒传》是一部古今奇书，它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具有非凡意义。梁启超将其与《红楼梦》并称为“近代二巨制”；胡适称其为近世的“活文学”，在他所著的七部“不朽”之古小说中，《水浒传》位于第一。

《水浒传》通识（以下称《通识》）以文史纂籀的深厚功力，立足于丰富前瞻的研究成果，兼顾学术性、通俗性和趣味性，聚焦七大关键而具体的问题，对这一经典作品的形成、阐发和影响展开了全面、多元、客观的阐释，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展现了水浒传历史和文学、揭示出这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与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价值。

《通识》首先梳理了“忠义说”的一贯脉络。在水浒故事流传之初，“忠义”就是其核心精神，解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认为“义勇不相戾”，钱锺书称之为“后世李贽等对《忠义水浒传》的看法开了先路”；至《大宋宣和遗事》中，“忠义”的主题得到了明确，宋江所聚之天书便赫然写着“广行忠义，珍灭奸邪”；而李贽评宋江，亦谓其“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则忠义之烈也”。

《通识》接着深入阐释了小说中忠义的丰富内涵，剖呈其中蕴含的现代精神价值和宣化意义。袁无涯在《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中谈道：“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水浒好汉的忠义在于替天行道，它建构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上，同时又融合吸收了百姓的愿望和意志，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接受。《通识》充分肯定了小说中的侠义、智慧和赤诚，认为梁山好汉的忠义精神属于超越历史的人类的普遍美德，寄托着人们对国家、民族、家庭、朋友的热切热爱。

此外，《通识》还以点呈面，剖视李贽、金圣叹等名家的评点，客观看待

“忠义”与“海盗”之争，颇具启发和鉴今之功。

《水浒传》在小说思想、艺术手法、传播影响等方面都具有经典价值。《通识》取精用宏，深入浅出，将目光集中在焦点问题上，对《水浒传》的历史原型和形成、《水浒传》里的忠义精神、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水浒传》的价值、回声释疑、作者及版本解疑、影响和传播等七个专题进行了精深博通的研究与评介。

《通识》重视厘辨基本学术问题。如关于《水浒传》的作者疑云，通过史料推断出罗贯中首先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进行综合“编次”，至施耐庵则在这种本子上加以提高完善，最后写定。而关于《水浒传》的版本，《通识》首先介绍了繁、简两个版本系统，在16种简本中，重点介绍了《京本忠义传》《水浒传评林》《鼎沸全像水浒传忠义志》，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在九种繁本中，重点介绍了容与堂本、袁无涯刊本、金圣叹批改本，并就繁、简孰先孰后的学界争论作出了梳理，揭示出古代小说在文人推动和书商经营两条轨道上的发展生态。

陈独秀曾评：“《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通识》在《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一章，选取了小说中几个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和事迹，逐篇阐释了智取生辰纲之前后，林冲上梁山之过程、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原委、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之狂莽“真”性，生动体现了小说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有力的语言，以及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小说杰出的艺术描写成就。

《通识》对《水浒传》的思想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其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市民意识、以江湖游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这一论断不仅辨明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同时也彰显了其现代意义。

除学术性之外，《通识》的通俗性与可读性也非常强，图文并茂是其一大特点。59幅随文插图，以历史性、国际化的开阔视野，直观、全面且生动地展现了海内外丰富多彩的水浒文化。书中插图的题材主要是水浒人物形象和故事片段。明代叶昼认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

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正因如此，基于小说形成的这些图画才能栩栩如生。《通识》广搜博采，所辑插图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各版刊本的故事插图，如袁无涯本、容与堂本、评林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钟伯敬评本、金圣叹评本；二是历代画家的艺术创作，如明代杜堉、陈洪授、清代张琳、陆谦、孙石的画作，近世陈缘都、李孝环所绘连环画等；三是水泊题材的其他文物与艺术品，如康熙五彩《水浒》人物图盘，武松打虎的年画、宣德青花梅瓶，绘有萧让和陶宗旺形象的崇祯青花筒帽等，可见水泊题材从古到今的流行和生活化程度是很高的。

第四类插图是《水浒传》在海外传播中形成的创作，体现了这部小说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早在17世纪，《水浒传》已由中国商人传入日本，不仅译本迭出，后来还出现了改编本和研究热。其中，曲亭马琴翻译、葛饰北斋的绘本小说《新编水浒传画传》长时间风靡江湖，此后，葛饰北斋又出版了《忠义水浒传画本》，水浒英雄的形象非常符合日本浮世绘的题材与风格。《通识》刊选了北斋所画的部分梁山好汉，其人物动作夸张，线条刻画刚劲，特色鲜明，颇具冲击力。日本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芳素喜武者绘，水浒传故事亦为其带去灵感，其所绘的《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物图》吸收了罗汉像的手法，构图与设色十分大胆，图案花纹繁复绚丽，人物形象威风凛凛，掀起了更高的浪潮。《水浒传》在欧洲的传播最早始于法国，而第一本英文全译本则是1933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其中的插图笔法精妙，色彩明朗，使得人物性格跃然于纸上，如《通识》刊选的李逵金刚怒目，双手持斧，周身赤焰，强悍之气势扑面而来。

从宋元至今，除了话本、小说，梁山好汉的故事还衍生出水浒戏、水滸棋、水滸酒、水滸美食，水滸影视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水浒文化随着艺术创作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不断迭代出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学的强大生命力，也持续引领着当代社会对其内在精神价值的反思和探索。

笛箫哑，道不尽金陵千古意；水磨腔，诉一折悠悠昆曲情。不论是《牡丹亭》中“那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散淡，抑或是《玉簪记》里“月明云淡露华浓”“落叶惊残梦”的哀静，还是《桃花扇》中“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巢鸟”的凄怆，皆似缕缕若有似无的香氛，在深幽缱绻的梦境里招摇。

昆曲恰如一个梦。600余年时序更迭，现代性的洪流不断冲击前朝遗梦，褪色、式微，乃至风流云散，似乎是昆曲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有这样一个自发形成的民间昆曲会传播组织，历经廿载初心不改，既葆有昆曲纯粹的人文属性，又使之与更广阔的社会群众接洽，令神龛中美神的面影真切地寄托于日常生活，在传承与流播中获得新生。这，便是罗拉拉《迷昆记》中所载的故事。

偶然间心似缝，在梅树边。198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的罗拉拉，曾是东吴剧社的台柱。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昆曲便成了她人生中萦绕不去的梦幻。年少时醉心戏曲的种子，伴随2004年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首映破土而出。彼时她尚不知道，看似偶然的一时兴起，却与冥冥注定的命运相契。她既是《迷昆记》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讲述人。

罗拉拉以其清新畅达的笔调，如叙闲话，亲切自然地追忆当年聚会的闲情雅致，带我们领略唯美、蕴藉而又绵长的昆音传唱。昆曲音律发乎性灵，直法自然，非深宫苑囿所能束缚，理应在广袤天地间流淌。于是便有了思赏《桃花扇》的“古桃叶渡”，有了听曲品茗的“柴门”，有了踏青春馆的“灵谷深松”，还有曲水流觞、吟诗赏花的“临瀑阁”……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迷昆记”以迷恋、热爱昆曲为出发点，始终致力于吸引更多爱的人了解昆曲，进而爱上昆曲。在真挚质朴的文字间，我们仿佛伴随它一同成长，见证20余年来时代变迁、人事更迭。或许正如三次曲会的参与者、摄影师郭峰所言，很多人只是曲会的过客，但只要曾仰望过昆曲的风神，绵长清婉的回忆已然不自觉地贮藏在心间。于她而言，昆曲的个体记忆共同建构起关于昆曲的时代咏唱，赋予其与时光并进的汨汨生机。

林伊雯



《迷昆记》
罗拉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当年状似偶然的逸兴遄飞，不觉已走过廿载岁月。若说罗拉拉是南京民间昆曲王国的缔造者，那么《迷昆记》不啻为一部记载昆曲雅集风貌的民间小事。世事浮沉，人事代谢犹如沧海桑田，历久弥新的却是众人对昆曲的深情与热爱。“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昆曲的魅力正在于此。

罗拉拉以心血为引，串联断续芜杂的曲会碎片，还原一出跨越今昔、鲜活立体的“迷昆记”。她笔下是秀丽温婉的昆山山河，是文人风骨与烟火气弥合无间的艺术世界，也是浸润哲理及文化思索的文明盛宴。二十二届曲会牵引起缱绻情思，而“迷昆记”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